

人口普查二三事

玉壶心 [平湖]

老婆是社区“网格信息员”。这份工作待遇不高、事务繁杂,除了采集出租屋信息主要任务外,还须承担上面随时分派的任务。比如,出租屋安全隐患排查、工厂企业员工信息采集、疫情防控信息跟踪。眼下,老婆又多了一重身份——人口普查员。

周六下午,老婆说晚上上门采集人口信息。我决意陪她一起去。晚七点准时出发——早了不行,很多工厂周六仍在上班,有些工人会在食堂吃了晚饭才回;还有些回到宿舍自己做饭,得给人家预留时间。七点半,我们到达老婆负责的片区。那里属于老旧小区,楼栋全部未装电梯。我们按照系统随机抽到的名册,逐一上门询问登记。接连敲了两扇门,均无动静。

又爬到另一栋楼九层,再敲门,仍无反应。从门缝看不到灯光。老婆掏出手机打电话,租户回复说带孩子在广场游玩。问明来意,租户很是热情:“你们稍等一下,我15分钟回来……”走廊灯光有些暗,两排密集分布的门一律紧闭。我说:“要等这么久!”老婆说:“这算好了。有的要等一个钟头,甚至不接电话……”

我感到无聊,默默按秒数起数来。数到接近九百时,一名30岁左右女子领着一个五六岁男孩,气喘吁吁爬上楼层,径直走到我们面前。她微笑表示歉意:“抱歉,让你们久等了!”“是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你!”老婆一脸真诚。女子打开门,开灯,让我们进屋。当手机系统翻到“婚姻状况”一栏,下面有“未婚”“有配偶”“离婚”“丧偶”选项。女子眼尖,自己指到“丧偶”那里:“选这个。”语气云淡风轻。想必她已走过创痛。

我有些震惊,也不免伤感。想当年,父亲去世时,我比眼前这孩子还要大两三岁。我母亲,这女子,都是开朗乐观的女性。祝愿他们以后生活幸福。

八点过后,租户们陆续返回出租屋。辗转几栋楼,已是晚上十点半。虽然北方已是

雪花飞舞,但深圳仍然热度不减。尽管穿着短袖T恤,我们早已汗湿衣背。我问老婆:“继续敲门?”她不假思索道:“肯定啊!他们一般早上七点前出门,晚上八九点才回来。这个点儿是最佳时机。”

我们又爬上一栋楼的七层,轻轻敲门。一个男人懒洋洋地问“哪个?”“你好!我是社区人口普查员……”“我们都睡了!”“那我隔着门问你好吗?”老婆的耐心异乎寻常。一问一答五六分钟后,老婆说:“能否麻烦你开一下门,人口普查需要本人签名。”门开了,男的站在门口,紧挨着门的床上坐着女主人。我忙说:“不好意思,打扰你们了!”或许见我们客客气气、这么晚登记不容易,他们语气温和了许多:“你们辛苦了!”男子签完名,并未马上关门:“晚上九点半才下班,吃饭洗完澡,刚到床上躺下……”我问:“明天还要上班吗?”女主人回答:“工厂明天休息,我们要出去打临工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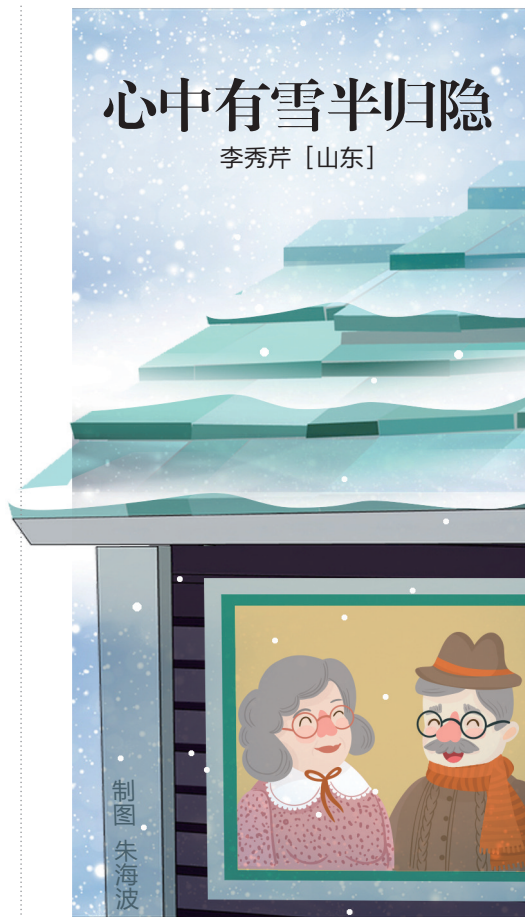
刚刚,我还觉得他们不近人情,现在不禁产生深刻的同情。这是低收入劳动者之间的惺惺相惜。像我老婆,为了增加收入,不也做手工挣钱吗?她的那些同事,工作之外,也是各找生路。我在单位虽有写作特长,但囿于能力之外的条条框框,一直未能入编。工资待遇与有编制人员相差甚远,只能靠业余“爬格子”挣点稿费。

再爬上另一栋楼六楼时,一个小青年开了门。他靠在门框。我们站在门口填表。询问即将结束,一位60多岁的男子从里面出来,猜想是小青年的父亲。我礼貌地向他打招呼:“您好!人口普查登记……”那男的竟然高声呵斥:“普查啥?赶紧给我走开!”我立马热血上涌,但还是强压住火气说:“我们也不想这么晚来打扰,请您谅解!”老婆听而不闻,继续埋头登记。

回家路上,我说:“那人态度好恶劣!”老婆轻描淡写:“我几乎每天上门采集信息,经常遇到这种情况,不过终究还是理解配合的人多……”

心中有雪半归隐

李秀芹 [山东]



制图 朱海波

老伴老洲一到冬天,便开始期盼一场雪,纷纷扬扬下一夜,下半米厚,大雪封门,提前在家里屯一袋米、一刀肉、一篮小干鱼、几棵白菜,一周不用出门。窝家里炉火旁的摇椅里,持一本古书,边看边吟唱。雪水煮茶,茶水在火上“咕嘟咕嘟”沸着,氤氲出一首一首的诗词。雪在窗前飞舞,路上空无一人,没人拜访,无人骚扰,就这样一个人静静地待上数日,看书、喝茶、听雪落的声音。这是老洲向往的冬日。

老洲盼呀盼,总也盼不来雪。

去年我们这里一直没下场像样的雪,无雪的冬天,皮肤干燥,心情也跟着烦躁,我和老洲商量要不要去东北看雪景,老洲说要去也需避开城市喧嚣,去东北乡下,寻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之处,做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。

老洲这个想法很难实现。听东北的朋友说,近几年东北的雪也不及往年了,早先一到冬天,东北的大雪一场接一场,整整一个冬天路面都被冰雪覆盖,现在一个冬天下不了几场雪,下完过几天就化了。

跟邻居老张吐槽老洲的烦闷,老张说,老洲这是心情想冬眠了。

老张爱好画画,擅长画山水,他送我几幅雪景山水画,让我带回家挂书房。老洲看到那些画甚是喜欢,忙铺开宣纸临摹起来。我出门买菜,买了一个礼拜的粮草,鱼肉菜都备齐,然后回家告诉老洲,从此刻开始过大雪封门的日子。每天读书、画画、喝茶、听雪。老洲笑问,没雪,听哪门子雪?我回,听心雪,纷纷扬扬在心里下一场大雪,覆盖一切嘈杂。从今天开始就做一个幸福的人,不用关心粮食和蔬菜,过自己想过的日子。

那几天,我和老洲闭门谢客,儿女的事情也不管了,骗他们说我们外出旅游了。我和老洲在家里一人捧一本书,各看各的,看累了便坐一起喝茶,聊过去的事情,我们小时候的事情,年轻时候的事情,聊孩子们幼时的趣事,聊饿了,我便起身做饭,老洲打下手,简单做两个小菜,然后开一瓶酒浅酌,酒杯一碰便滋生出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小美好。

晚上我俩坐在阳台上,遥望天空高悬的明月,那么冷那么静美。我有多少年没有抬头观月了,几十年来为了生活匆匆又匆匆,辜负了多少岁月静好。如今人到老年,应该适当停下来,静心冥想:天将暮,雪乱舞,半梅花半飘柳絮。江上晚来堪画处,钓鱼人一蓑归去,将深藏心底的柔美画卷缓缓打开,让自己回归最原始的内心世界。

农人期盼一场雪,是基于对丰收的渴望,远离土地的人对雪则赋予了诗意和静美。大雪覆盖一切,世界白茫茫一片,活在闹市也有了半归隐的惬意。

冬日,因为期盼一场雪,便有了向往的生活。

修鞋师傅“衡南哥”

虞宵 [龙城]

周六去愉园市场,修一个掉了扣子的包包和一双脱了胶的皮鞋,跟修鞋师傅聊得火热。修鞋师傅是一位来自衡南的刘大哥。

补鞋档约一平方米左右,在市场正门的一个角落里,档口摆了一架老式铁质缝纫机,手动那种,每次扎线老刘都像摇纺车那样,一边摇一边把线扎进咧开口的鞋面里。还有一个扎鞋跟的“丁”字铁架,把鞋子倒扣在架子上,用锤子将钉子“砰砰”敲下去。两个大铁盒塞满了鞋跟、鞋钉、扣子、伞骨,一旁堆满了待修理的“旧伞”和“破鞋”。

别看地方局促,屈屈遮遮寒酸得很,但胜在位置够显眼,也就是楼盘广告常说的“地

段,重要的还是地段”,因此老刘补鞋档的生意一直不错,帮衬生意的绝大部分是附近住宅小区的街坊。

我也帮衬老刘近十年了。这么多年,跟老刘混熟了,常找他修鞋修伞修包包。老刘手艺好,收费亲民,童叟无欺,深受街坊欢迎。

据说这种手艺在香港等地被列入非遗保育项目。

常常见老刘忙得头都抬不起来,顾客盈门。稍微有空一点,老刘就点上一根烟,一边哼着小曲,一边跟几位老哥老姐打牌、吹水,逍遥自在得很。

刘师傅来自湖南衡南县的农村,来深圳补鞋二十几年了,之前在南联那边做过工,后来搬到愉园市场。老刘一年回一两趟湖南老家,家中三个孩子,一个女儿和双胞胎儿子。他说因为后面生了双胞胎,属于超生,被罚款4000大洋。

说起这事,老刘一副很生气的样子,胡子像翘起来,头发像竖起来。

我安慰他,4000算啥,多俩儿子,你应该开心。虽然辛苦点,但以后就好了。

他连连点头,就是就是。

老刘说自己自小家贫,三十好几才娶到老婆。如今老婆在家种田,大女儿读大学去了,两个儿子尚在当地读中学,家里全靠自己补鞋挣钱供他们上学。

老刘很健谈,人也长得高大精神,常见他跟隔壁摆水果摊的老板娘讲笑。老刘对一些年轻女顾客的态度特别好,对男顾客的态度似乎一般。

离开时,我祝老刘生意兴隆,身体健康。老刘笑得合不拢嘴,连连道谢。

帮我修完包,他告诉我:你的这个牛皮包包,是假皮。



制图 朱海波